

宋
(一)

歷代小說筆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代小說筆記選

宋

北夢瑣言

宋孫光憲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卽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鬪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卽聖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痴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各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事事能如此。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僚。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

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尙爾。庶寮胡爲。

唐李固言。生於鳳翊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罄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悉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已藏之於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撥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諸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蒞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自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踣。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具獄。案牘略不垂惑。斯又何心哉。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諸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泊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於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

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不過江南，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儒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

唐吳行魯尙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宦，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足，中尉以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屣呈之中尉，嘆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之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僚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蟲，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話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坐而廝僕輩紛話戲拽，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卽方寸自撓矣。」其偉度皆此類也。相國會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穀水白馬驛之禍，惟相國獲免焉。

唐末朝廷圖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建爲副帥。澤潞孫揆尙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逼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爲綏州牧。孫尙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奴犬待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楚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奴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其戮日。悼惶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一也。

唐崔相國愼猷。廉察浙西。日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姪之所在。夫人洎妾媵。問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卽瓦官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尙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額。謂曰：「旣受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胤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唐荊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時張瓚謀害之。遂率本都部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於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浚流而鎮諸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惟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闕政。賴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聘辯。凌人又多矜伐。爲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胤嗣。樓舡之役。幕僚結舌。終鄂渚之敗。惜哉。

唐薛澄州昭緯。卽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紗。卽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公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皋。巾裏步履。有似裴條中。巖遙見。促召衫帶。遍示方知其非。因笞之。

唐柳僕射仲賢鎮鄆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伎巧。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耶。」蜀都聞之。皆嗟嘆也。清族之家。率由禮則。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顏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歿。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峯取去禪衣。集衆僧以撻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勅。暴橫鞭人之背。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

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驀頤津。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似一段障難。而况冶容誨淫者哉。孫榮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遊。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廻顧。却走如堵牆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心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黜退。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嚙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先生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

易爲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

唐張揚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笥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暉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悵悵而終必有冥訴羅此禍也。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謹慎豆盧瑑之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幡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云：「更向上。」侯生瞿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匆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乖疎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杯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慙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盃廻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折寇盜縱橫有西班牙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

無所依托。適值鳳翔奏軍將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爲偕老。請從此辭。」董生驚愕。遂去。識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

唐孔拯侍郎作補遺時。朝廻遇雨。不齎雨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露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雨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雨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慙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無不絕倒。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從夫南中。効宦。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婢。爛中謹密者。一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個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婢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援。俄而設台於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

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環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隣。閹貴欲之。然其地只直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淳汗。乃以廉直市之。俾嫗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雍無文藝。而取名槩。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台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卽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

藥力。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皋是也。然則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鋒初鎮荊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台。竟有具州之禍。鄭文公。旼首唱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尙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均有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惟張濬大言。自方管萬。以無謀之韓建。倖用剛之孫揆。出征犬鹵。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爲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又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耻言韜略。以橐鞬爲凶物。以鈐匱爲凶言。就有如盧潘。薛能者。目爲寵材。一旦宇內塵警。閭左颺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悼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唐天祐之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加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亦智也。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激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於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旣

飢乏野無所掠。惟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磔磨。咸用充飢。天軍合攻。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部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宋州碭山縣干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早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翁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尙依劉家。溫旣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遣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氏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勅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口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洩。中

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胤皆裂。時因伏臘燕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官。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卽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姪。帝至媼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於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姪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卽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於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一也。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惑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氏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旣辭。婦人於其所居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籠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廻顧何也。」

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姜志許昌人。自少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羅輓朴。一旦告老於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里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絕。誌乃授父杖。俾答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嘆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娉。少鑲釧釵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可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修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鑲釧之贈。何生未遇。不及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歸田錄

宋歐陽修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此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盞蓋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爾

臘茶出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

進太祖哭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何如？」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問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問者多以公爲得體。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旣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自失，乃勝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嘆公之純德也。